

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二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二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五十六回

假灭度觉尘脱身 报兄仇觉禅行刺…………… (1)

第一百五十七回

石宝山投师脱凡僧 童海川大战龙山寨…………… (28)

第一百五十八回

为不忿秋禅惩纪前 寻报仇赵猛遇西风…………… (66)

第一百五十九回

开山田僧俗暂携手 谋田产王福献奸谋…………… (109)

第一百六十回

偷鸡蚀米宋氏破产 忘恩负义智玄逃亡…………… (147)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小侠暗访胤贝勒 三剑客夜探北杨镇…………… (198)

第一百六十二回

七指翁误陷府衙 病太岁巧斗朱云…………… (236)

第一百六十三回

救苗驥张方会吴德 学武术高淮随秋玉…………… (269)

第一百六十四回

石飞燕喜得爱徒 神剑侠耍弄知府…………… (307)

第一百六十五回

卜玉春智救化天雕 童海川大闹河南府…………… (349)

第一百六十六回

宋家贵求师生尴尬 金玉宫授艺起嫌疑…………… (392)

第一百六十七回

行侠义武金堂遭毒镖 恨淫贼紫霞姑除恶僧…………… (423)

第一百六十八回

四侠客奋力擒金斗 八剑客再战关斗宅…………… (463)

第一百六十九回

金祥卖茶逢恶棍 柳姐设计脱虎口…………… (486)

第一百七十回

侠女报恩护关宅 老侠献艺戏杂刀…………… (520)

第一百七十一回

李开泰卖艺遇仙师 庸庸叟跟踪夜行人…………… (545)

第一百五十六回

假灭度觉尘脱身 报兄仇觉禅行刺

话说童林见了刘俊，不由一惊。原来这次穿云玉白虎刘俊在往里来，就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打发来的。皆因童林有事不在公馆之中，大家把这个责任可就放在穿云玉白虎刘俊身上了。本来，这个孩儿也差不离，对于调度一切，早晚也很用心。现在公馆的人位，可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小弟兄就是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左臂花刀洪玉耳等。就连这三位老头儿，也一样听从孩儿刘俊的调度。小弟兄们分为两班，按上下夜替换。老哥儿们，算是巡查，老三位也是轮流着。话虽然可是这么说，因为公馆之中无人，三位老侠客谁也不敢脱懒。这个地方就得说是跟童海川有交情，故此也用不着托付，自己就注上意了。每次到了夜晚，总是三位侠客出来前后的巡查，可以白昼之间休息休息，夜晚之间半点不敢疏忽。

这一天，南侠、北侠二位老头儿，看了看这个天，也就聊过了亥时。由打前院溜溜达达够奔后院，将然走出了箭远，猛然间看见房上一条黑影，老哥儿两个全都看见了，跟着也转身上房去追赶。二位侠客到了房上，这条黑影已然跳到大人的院中。老侠客一看这个人的胆量太大，明明看见我们弟兄追赶，他就该藏隐逃走，反倒跳到了院中。二位老人家也随着下来，用手一指：“什么人大胆竟敢前来扰乱公馆！”就见这个人站在院中哈哈一阵狂笑，留神观看却是一位出家的

和尚，在身背后挟着一口戒刀。院中不大甚亮，面目看不大甚清楚，在脑门上有杯口大的一个疙疸。自报姓名：俗家复姓万俟，单字名麟，法号觉禅。今天特意到此要取赃官年羹尧的人头。二侠客暗想公馆之中倒不断的出刺客，从来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

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的胞弟。这个话要是说起来也奇怪，万俟羽修跟万俟麟二人，经多少算命的说过，这弟兄二人的五行八字，一个比一个的强硬，不但是兄弟二人不能同居，二位全都是俗家就犯尅伤。这弟兄二人也算是互相疼爱，哥哥也要出家，叫兄弟在家里；弟弟也要出家，叫哥哥在家里享福。哥儿两个这个意思尚且未能定规，这位万俟麟就投到了长生寺出了家了。大爷羽修得着这个信，赶紧的追到了庙中，一看已经来不及了，二弟已然换上道袍落了发了。万俟大爷当然不愿意，当时找庙里当家的本法和尚：“我二弟并不是没家业，家里头也有人，出家固然不是坏事，可有一样儿，不能不取得人家家里同意就收徒弟。”本法和尚闻听，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就是觉禅的胞兄吗？这里头有个原因，听我跟你说明。这个觉禅到我庙里来，可不是一趟半趟了，他跟我说的家里头并无亲近人了，看着红尘世上没有意思，就喜欢沙弥教，打算要在我的庙出家。和尚的规矩，向来听说人若出家，都是劝说：‘和尚道里太苦了，年轻的人，还是在世界上想个正当的营业；要不然就好好的种地，将来说个家眷，子子孙孙那够多么好呢，为什么单看着出家是好呢？’二爷道：‘我看这世界之上除了出家之外，别的全没有意思，你要是允许收了我这个徒弟，我就出家；如果不允许我的话，我就在您的庙后边上吊，一死

就完了。’我经过几次的调查，还是实在的情形。好好过日子的人，当然不能引诱人家出家呀；如果不让他出家吧，他就要寻死，无论是僧是道没有见死不救的，因此，我才答应了他：‘既然你有这样决心，那么我就收留你就是了。你先回去安置安置去，多怎来了，我就多怎收你得了。’你听听这个话还怨我吗？你的兄弟不是在这儿了吗，我所说的并不是假话呀。”于是万俟羽修这才知道二弟早就有了预备了，莫怪出家么容易啦。当时听完了老方丈的言语，万俟羽修也说了几句谦辞话，叫道：“老方丈你老人家千万可别怪我，我是因为我二弟出家，心里一着急，故此才说出这样话来。我请问这个人出了家还能够还俗不能呢？”和尚说道：“那怎么能够不成呢！我以前是不知道，现在我既然知道了，从打这里说，就不要他这个徒弟，当然是让他还俗就是了。”万俟羽修连连说道：“老方丈果真如此、弟子可感恩不尽了，还是叫我兄弟还俗吧。”当时没等和尚说话，觉禅连连说道：“老师我跟你老人家不是把话已经说绝了吗，如果要不要我出家的话，我马上就不活着了！”说了好大半天，这位万俟麟还是非出家不可。后来老方丈出了个主意：叫万俟大爷常常的到这儿来劝他，我也时常劝他，日子长了或许把他的心劝活动了。现在可不要把话说得太紧了，真要是出点儿意外，倒显着不合适了。当时大爷无法只可答应了。心说：“老人家的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于是便照着老人家出的这个主意去办，果然时常的去劝他。但是二爷这方面，你无论说什么也是不听。大爷这方面呢，仍然是不断的劝说。二爷一想，这个事可太叫人烦厌了，我要总在这儿？总是来劝，倒不如我给他来个远走高飞，他也看不见我了，我也就脱开了这个麻烦了。当时二爷把这个

主意拿定，这一天跟自己的哥哥说道：“大哥现在我有点事，就是求你给我办几十两银子。如果你要是给我办了这笔钱呢，兄弟我马上就可以还俗；不然的话，无论如何你怎么说我也是不依你。”当时大爷一听，不由就是一怔，心说他既然是打算还俗，他要银子作什么呢？当时大爷因为叫兄弟还俗的心盛，一听说兄弟答应了还俗了，不管是兄弟要求什么，没有个不答应的。于是回到了家中便给二爷拿了一百两银子，到了庙里把银子交给了二爷。于是二爷把银子接了过来，叫了一声哥哥，“过三天之后，你老再到这里来一趟，兄弟我这儿有要事和你老人家商量。”当时大爷说道：“那么兄弟对于还俗的这件事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二爷点头答道：“要是不为这件事，我还不叫你老人家来呢！”当时大爷听了这个话，喜喜欢欢的就回家去了。等到三天到庙里一看呀，可就不知道觉禅僧到哪里去了。当时大爷后悔不表。

单说觉禅，自从接过了银子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走了，虽然说是海阔天空无投无奔，好在腰里有盘川钱，吃饭住店全都不为难。还有一样儿，自己身上有武术，走在哪里，倒是不怕什么。后来自己一想不成，虽然说自己的身上有武术，自己又是个出家人，倘若有拦路行劫的，到那时手无寸铁，这个事可也是麻烦。并且和尚可以带刀，那么我身上带的银钱很多，为什么不买一把刀带着呢？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到了城市地方买了一口刀。觉禅这才走到了中国著名的名胜地方——天子建都的北京城。自己全都要看看，繁华热闹的地方全都看完了，又想起名山大川来了。

有一日贪走路途，时候可就太晚了。大凡是山明水秀的地方又全部要看看，这一天行走之间来到了山东境界。觉禅

他可不顺着道路走，他要走山道。皆因自己身上有武术的关系，不管早早晚晚，别看是山道也一样走，至于豺狼虎豹他就更不怕了，所以走的这个时候可就太晚了。别的倒全不要紧，可就是自己尚且未用晚饭，这未免心里着急。有心离开山岭找大道走吧，下了山到了大道上，这个天就得到了半夜了，何况是到了大道上怎见得就能够有村镇呢？莫若就顺着山路往前走就完了，山岭上面也照样有山村有人家。倘若这一夜遇不上一处，那便是活该我抗一夜刀，该不着我挨饿总可以遇的见村庄人家。觉禅把主意拿妥了，这才顺着山路往前行走。大概走到天交二鼓了，这个地方可是听不见梆锣之声，不过按着时候大概到了这个时候了。正然走着，猛然间闻着一阵酒气，和尚心里纳闷：空山之上既然没有人家，哪里来的酒气呢？有酒必然有人，我倒要顺着这个气味看看。和尚顺着酒味往前走，走了功夫不见甚大，就见在山环里面有一座草亭子，这个酒气是由亭子里面发出来的。据和尚想：“这个亭子里头当然有人。”哪知道凑到了跟前一看，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细一看，在亭子里，当中放着一块大青石，四周还放着几块小石头，在大青石上面发出来酒气冲天。和尚到了亭子里，看何止于有酒，并且还有牛肉干、热鸡蛋以及馒头。看那些个东西，足够四个人吃的。和尚看到这个也不明白，暗想道：“这里有酒饭怎么没有人呢？再说这个东西也不是在这放了三六五天了，看这个鲜亮的意思，也就是将然摆上的样子，怎么会就这里没有人呢？”在先前和尚本打算在这里等一等，这个人早晚得来；等有人来了我要寻一顿饭吃，大概总不至于不行吧？哪知道饥肠辘辘，闻见了酒饭之味更饿得厉害了。等了会子也不见有人前来，和尚一想我不用等

他了，莫若我先吃饱了回头有什么事再说就完了。觉禅一个人坐在了上首，不问三七二十一，拿起来酒壶自斟自喝。酒喝足了，就吃开了，就听远远的有笑声，声音很细，似乎从中还有女子。和尚听见了，多少有几分惭愧：倘若是酒饭之主，我并没把话跟人家说明白了，酒饭就用起来了；倘苦人家有个不愿意，问我两句我以何言答对？自己打算走了两清帐。又一想不成，吃完了人家的东西，连句话都不跟人家说，扬长而去，出家人做这个事未免亏心；不走吧，又怕见了人家不好说。和尚就在这个犹豫不定的光景，说笑之声已然来到了近前。和尚一看人位不少，前后走的一共是十一位。就听里面有一个女子说道：“吃饭还犯小人呢，真正是岂有此理！来吧，跟我们一同喝喝吧。”这句话还是真给说着了，和尚不但是将酒喝了，连饭都偷吃了。到这个时候不能不说话了，只可说道：“不错，贫僧早打算等候各位施主见面，化一顿斋饭，怎奈饥肠辘辘等不了啦，连酒带饭贫僧全都用了些个，贫僧这厢谢谢了。”从中的女子闻听立刻就急了，用手一指高喝道：“好你胆大的秃驴！如果你明说化顿饭吃倒不算什么，你不应该用这个调虎离山计跑到这个地方偷来。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里头有一个年轻的人，高声道：“哪里有许多话跟他说，叫他滚下来把他打死就完了。”觉禅一听这话实在厉害，到这时要是求他们也是犯不上，倒不如把他完全打跑了就算完了。和尚的功夫可不算坏，当时和尚也生气了，遂说道：“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说几句好听的话，你们不但不听，反倒这样无理。如果说全份的饭我全都给偷着走了，这可以说我是偷饭之贼；我不过就是募化一饱而已。按说我早就吃喝完毕了，皆因你们没回来我不好意思走，又谁知你等这样

不通情达理，真正是太以可恨，看这个意思当然是要跟我当场动手了。如果说提别的，我和尚还是真不成，别看是出家人，不用说是念经不会，就连打钟都不准打的响，惟独论到当场动手，这个话我可不是小看你们，就让你们这几个人一拥齐上，我和尚也不含乎。”这五个人一听，连连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下来吧，咱们到要分个高低上下。”按说和尚应当详细解说解说，我是由打哪里来，因为欢喜外出看景，故此没走通常大道，哪知道山路之上并未遇见山村，如果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几个人也可以思思想想，或者不至于当场动手。他并不这样说，人家叫他下来，他便一跃身跳到了亭子的下面，众人一窝蜂似的就把和尚给围起来了。起先和尚到是不含乎，力敌男女五个人，看不出来不成，赶情功夫一长就不成了，四面全都是敌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霎时间把个觉禅累得浑身是汗。猛然间一个没留神、被从中这个女子，抬起三寸金莲来一脚踢倒。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和尚捆起来，几个人替换着把和尚挟起来就走。

走了约有数里之遥，来到了一个山村里面。过了一家柴扉，但见里面灯光辉煌，走到了北房的廊檐下，嘭的一声把和尚扔在了地下。单有一个人到里面进去，功刻不大又出来了，向着众人说道：“老师说了，叫把拿获的和尚送到里面问话。”仍然把和尚抗起来够奔里面。到了屋里，和尚留神观着，别看外面是茅屋草舍，里面是粉皮墙，陈设的也非常讲究。靠着东山墙，放着一张棋桌，对面坐着二人下棋。上首是出家的和尚，下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二位年岁都不小了，那个精神可比年青的还强。和尚因为练过功夫，对于这点倒是懂得，准知到这二位是成了名的高人。自己毫无害怕的意思，

皆因为是犯不着事情，不过就是偷了一顿饭吃，何况从中也有出家的僧人，大概问明白了原因，也不致于把我怎么样了。到了屋子里，二位照样下棋，连看都不看。过了功夫很大，那个老头儿一回头，看见众人全都在旁边站着呢，这才说道：“你等先说说，是怎么挡子事，回头我再问那个僧人。先把他的绑绳解了，来到这里他还跑的了么？”自然这几个人将绑绳给和尚解开，由那个女子说了一片话。

书中代言，老头儿姓张，名叫张学陶，有个外号人称金铤叟。下棋的僧人，乃是三脱长老的大师兄脱凡和尚。学陶乃是成名隐世的剑客，住在城市中，嫌朋友们你求我找，故此隐居在山中。这座山名本来就叫福仙洞，脱凡长老住居洞中多年，一旦之间又搬来这么个老头儿，彼此一谈，真是志同道合。二位又都欢喜下棋，每天二位就坐在一处，不是盘桓武术，就是下棋。老头子生平未曾娶妻室，那一个姑娘乃是他的侄女张彩凤，其余的四个人都是老人家最爱喜的徒弟。四个人中有哥儿三个鲁宝殿、鲁宝光、鲁宝明；那一个姓薛名青。老头子生平喜欢吃獐鹿兔鹿之肉，打发自己的侄女及四个徒弟每天出去打猎。可别看彩凤是个女子，在这几个人之中，就数他功夫好，所以老头子打发他们出去也很放心。老人家也有一种用意，将来在这四个人之中挑选一位，把姑娘许配给他就算完了。这师兄弟四个人，也明白这个意思，谁也打算往好处学，恐怕被老头子看不起。婚姻倒是小事，轻则开出门外，重则有性命的关系。别看是男女混杂，连一句错话都没有。这个打猎，并不是当时出去就能够遇上，当然得耗个功夫，故此五个人带着酒饭到草亭里面去用。几个人将然摆上，就听在正东草地里头沙沙声音，几个人以为是必

然有野兽来了，当时饭也没顾得吃，赶紧追赶去了。有谁知追了一圈儿任什么没看见，容着回来可巧就遇着和尚了。张彩凤一想，不问可知一定是这个穷和尚发的坏，他打算骗饭吃，故此才说他调虎离山计，其实还真把这个觉禅给冤枉了。书中暗表一句，刚才的草响，乃是一条巨蟒。这五个人因为没看见，就疑心这个声音是和尚弄的了。这位姑娘把话说完了，学陶老剑客又抬头看了看和尚，心说好一个小伙子了，在面门上又长了一个泡，更透着威风可怕。看罢问道：“你这个和尚也太不对了，打算寻饭吃可以明说，不应当用调虎离山之计。”和尚就把自己出家的意思，以及逃到外面各处游玩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学陶一听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好在你们谁也没伤谁，虽然说你被他们捆上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你也不算栽跟头。这不是话说明白了吧，就算完了就得了。”觉禅说道：“可不是算完了怎么样！他们也就是仗着人多势众，真要是单打独门，不用说他们，连老头您都不准行。”张老剑客闻听哈哈大笑，脱凡长老念了一声佛，看了看觉禅不由得也是一笑。这才说道：“和尚法号叫什么？你的师傅是谁？怎见得你的武术就会这么高？吾告诉你，这位老者，他乃是金铜叟张学陶老剑客。你要是有他十分之一的本事，你也不至于被这几个孩子把你捆上。你且说说你的老师吧？”。觉禅只可说了一遍，然后说道：“成了名的剑客，那是年轻的时候有能耐，他这时候老了，难道说还是我的敌手吗？”脱凡长老听着这个话可笑，这才说道：“你看他的年岁太大了，他还没有我大呢，当然我比他还老了，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觉禅说道：“那也可以。”脱凡说道：“咱们还是先比力气还是先比武术呢？”觉禅说道：“先比比力，就知道谁成谁不成了。”

书说到这里有个话可不能不说明白了，觉禅看见这二位是高人，有心说跟人家练功夫，怕人家不收，这叫装傻冲怔。可是脱凡长老也有一番心思，他老人家看着这个觉禅可爱，这个气派将来能够成名。如果我要是把他收下，身上的武术全都教给他，让他支撑我这个门户准保不含乎，故此用言语引逗，打算用一手绝功夫，叫觉禅看着俯伏在地情愿拜师。合着是这二位全都有用意。当时说好了比力，老人家看了看屋里并没有可比的玩艺，猛然间想起屁股底下坐的那个石墩来了。这种东西其形似鼓，一边有一个小孔，仅能够伸进一个手指去。老人家站起身形，一指觉禅道：“你不是打算比力量吗，这个玩艺你能拿起来吗？”觉禅哈哈一笑：“这个我能把他举起来。”说罢双手扣住小孔，果然给举起来了。举了个三起三落，然后才放下。脱凡长老说道：“要是这样举，再比他大几十倍也举的起来。我能用一个手指把他挑起来。”说罢，老人家先把大指伸入孔内，把石墩挑起来。然后换到食指，由食指到中指，由中指到四指到小指，那一个手指都能挑的起来这个石鼓来。然后叫了一声觉禅，“你怎么样，也可以照样练练吗？”觉禅闻听，赶紧跪倒向上磕头道：“实不相瞒，弟子遍游南七北六，就为的访明师，真是铁鞋踏破了多少双，不想今天才遇上，请老人家收录门下传习武学。”老人家哈哈一笑，遂说道：“你既然有这样苦心，我就收你做个武术的门徒就是了。”当时磕头拜师，然后拜见了张老剑客。棋也不下了。

脱凡长老领着徒弟回归福仙洞，自此觉禅算收住脚了。头一样他自己原来就有功夫底，再说也该着得老人家的功夫，在福仙洞练艺十五载。不过头十几年，脱凡在洞中传艺。然后老人家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过了许多日子才回来。这一天，老

人家取出两口刀来，这两口刀可是装在一个刀鞘的，这种兵刃乃是脱凡长老年青的时候，请能工巧匠自己打造的，一名伏虎，一名降龙，老人家以武器而定自己的血气，所以名为伏虎降龙。当时就把降龙刀一口赠给了觉禅。老人家告诉叫他支撑门户，“一个人未免太单，将来我还给你收一个师弟。你二人在外面遇上的时候，就以此刀为记，你所用的是降龙，你那师弟用的就是伏虎，在外面你看见有使伏虎刀的那就是你师弟。”

觉禅听明白了，这才拜别了老师，到江湖上面闯荡闯荡自己的名姓，你说几年的功夫真把名姓闯出来了，人送美称舍利光明毗卢佛。觉禅长老，他自己心里，也很得意，回家本打算要见大哥一面，说说自己出家的遭遇很好，那个意思也叫兄长喜欢喜欢。哪知道到了家中一打听，可了不得了，大爷因为他不辞而别，自己也出家当了老道了。觉禅得着这个信，非常后悔，自己恨不能赶紧找着兄长跟他说说这个意思，哪知道怎么也找不着万俟羽修的下落。觉禅一想，既然出家当了老道，当然在寺观之中，凭我兄长那样人，他还能够到小庙里去吗，我何不把天下的大寺观全都找找，大概绝不能找不着。和尚把主意想妥了，这才不分南七北六各处寻找。其实他全都弄错了，万俟羽修这个人，他是好静不好动的人，由打出家就隐在小庙之中。后来遇师学艺，外面更见不着了，他到哪里去找哇。可是他找不着始终不死心。凡是有像样的地方全都要看看。

这一天正然走到山西、陕西交界的地方，忽然间迎头遇见一群僧人，大约有百十来名，各个拿着引磬木鱼等法器。觉禅看着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你要说这是念经，没有用这么

些个人的；如果说不是佛事，和尚们成群打队的干什么呢？觉禅正然自己纳闷，这群僧人全都来到了近前。看见和尚，高声问道：“你老人家就是觉禅长老吗；莫非外号叫舍利金光明毗庐佛？”觉禅看了看这一百人之中，自己连一个也不认得，为什么他们全都认得我？既然人家问到这里了，当然不能隐瞒，当然就得答应：“不错，正是贫僧。众位怎么晓得？”众人听了这话呼啦一声全都跪下了，口口声声的迎请方丈入庙。这一来不要紧，把个和尚给闹怔了，自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段事。

原来前面不远，有一座毗庐寺，里面当家的老方丈，跟和尚是一辈，同宗同字，法名叫觉尘。这个人的武术也很好，不过就是不露。往往以高来高去的能耐探听来一段事。他也不说是怎么探来的，别人也不知道他有这份能耐。他说是入定之时，用慧眼看见的，如此这般，小和尚赶去到了一看果然不错，这种事时常有，所以庙里没有不知道老方丈有道法的。忽然间觉尘得了一点功夫，在这个毗庐寺里面，人多事繁当然练不了，所以自己打算找个清净所在去修炼，这当然就得退居了。不过看了看庙里所有的弟子，没有一个可以掌起这个权柄的。你若说老方丈退居了，法座不让给本庙弟子，让给别人，这个话可说不出去。这位老人家也会出主意，他可就想起他时常用的法子：每天到外面去游历。那个意思不管是僧是道，只要有能为，可以保住毗庐寺不失一草一木，老人家就能把庙让给他。他这个绕道可不是在附近，当然要出去几百里之外，可巧遇上这位觉禅，老方丈尤其更喜欢了，因为跟自己是同谱同字。别管认识不认识，这也得说是师兄弟。老方丈自己也不说实话，只是把觉禅和尚打听明白了，问

好了他由打这里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告别。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赶回毗庐寺，跟僧徒们说道：“明天半夜子时，该着我圆寂了。在我入定之时，上方菩萨告诉我的，我死后三天，你等够奔东南去迎接有一个和尚在面门上长一个疙瘩，身背戒刀，法号觉禅，有个外号人称舍利光明毗庐佛，他就是咱们庙里的方丈，你等切不可违背。到明天夜里交过亥时，你等把莲花缸放在内塔内，我自己坐在里面，不许你等临近观看，恐怕妨害我圆寂的时间。单等交过子时之后，你们到塔门左右观看，只要见着青烟由打塔内冒出来那就是为师我已竟走了。不可耽误，赶紧把塔门砌死。千万不要叫香烟走净了，因为那是庙里的风水。”众人听明白了，完全答应了。过了一天，到了夜间，莲花缸等物，完全预备好了，老方丈到了天交亥时自己就进去了。众僧人以为老方丈这个道行大了，他老人家所说的话绝不敢不遵，众人全都在门外诵经念咒，净等着到了时候之后再去观看。觉尘和尚，由打进去的时候，就在缸底燃起一盒檀香，徒弟们一转眼的光景，他老人家早就出去了。当时可没走，隐住身形，单看众徒弟们对于自己所说的言语遵不遵。等了一个时辰之后，群僧到了塔后，打起灯光一看，果然有一缕蓝烟自塔门而出，小和尚不敢怠慢，赶紧就用砖把塔门封死了。觉尘看罢，点了点头，自己并不回庙，在树林里打坐休息。过了三天，老人家隐住身形，远远观看，果然徒弟们手执法器出来迎接方丈。觉尘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碰见，或者有个看见看不见，这才在暗中追随。本来觉尘计算的这个时日，以及这条道是必经之路，飞也飞不过去的。看见了众僧人全都跪下了，当时觉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面执事僧人跪在尘埃，就把老方丈临圆寂时所说的